



眼里的光

□李哲

长大了,眼里的光就散了。千禧年前后,村子里只有一个小卖部。即使在炎炎夏日,冰棍也只卖一毛钱。我奔跑在麦地的田垄上,麦芒扎在脸上刺痛无比。父母在地里干活,而我每日的乐趣就是寻找鸟窝或蛇蛋,只有不停歇才能将漫长的时间打发殆尽。若放声大哭,也没人管我,田野实在太大,我要走好久才能遇见父母。当他们见到我的泪痕就会哄我,到中午买根冰棍吃。那时手表还是稀罕物,我该怎样等待?数一数树梢动了几次,数一数麦浪倒伏了几次。无论是晴朗的天空,还是哗哗的小

河流水,此时都充满了甜味。虽然只是糖精加水冻起来的冰棍,可在那时,冰糖都是兑水喝的稀罕货,更别提冰棍了,那是我眼里的光。身体被太阳晒得黝黑,却也晒得结实,自己黑亮亮的眼睛就像流经村庄的小河一样清澈透明。

初中时,常盼着看上一部美国大片,比如《变形金刚》,每当大黄蜂或擎天柱出场变身时,我随着观众一同情不自禁地欢呼。小学时,奥特曼风靡校园,网络虽不发达,但家家户户都有一台VCD,因此路口两块钱一张的光碟就是宝贝,偶尔一块钱。于是,我可以拿着

一张大家没看过的碟片在周末时到任一朋友家一起观影。每当主角被欺负后,电视机前四五双眼睛里仿佛滚动着委屈的眼泪,甚至我们早已迫不及待地呐喊着变身——放大招。一群小孩子齐刷刷地做着相同的动作,不仅为了解气,更是站在正义的一方打败那些其貌不扬的邪恶的迫害人类的怪兽。那一刻,我只是个孩子,却也是自己的英雄。等待正义降临的那一刻,光就在我们的眼睛里。

近日,听闻朋友们提起一位小学同学开了家羊汤店。当初我们关系很好,自初中毕业就断了联系,忽知此事便一直

记挂着去喝碗羊汤。偶得一晚正巧路过店面,我进门点了一碗,见他在厨房里忙碌并未打扰他。他问我吃什么。我说中碗羊肉汤,两个饼。然后,我就坐在了离门口最近的地方远远地看向厨房。他用熟练的刀功将羊肉、羊杂切得均匀精致。又一名顾客进店后,他才侧过脸再次询问吃什么。我望见了他的眼神,我们儿时眼里的光都溶解在了眼前的羊汤里。我们没有打招呼。我们都奔波在生活之中。

眼里的光怎么都消散了,期盼呢,渴望呢,惊讶呢?在一切都黯淡无光时,我却遇到

了一群蹒跚学步的婴儿,他们在公园的小广场上咿咿呀呀地喊叫着,漆黑乌亮的眼睛里又发出了生命最本源的光亮。作家卞毓方曾说过,“旅游的最佳心态是有一双婴儿的眼,见什么都放光。”我也常在班会课上提到人什么时候会变老?从不读书的那一刻开始。人失去信任和期待的能力后,不再相信书里的每一句话,不再相信已获得幸福和即将发生的美好,眼里的光就散了,其实不是没了,而是散到了那些还相信的人身上,比如公园里活蹦乱跳的那一群小孩子。



AI生成图片

(上接14版)

陆

改革开放几十年来,我们的城市长高了,一线城市自不必说,摩天大楼直刺云霄,上海市最高的楼——上海中心大厦,总高度632米,132层,成为上海的标志性建筑。就连三、四线城市也长成了“高个头”,四五十米的高楼鳞次栉比。电梯作为必备的运输工具,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倘若没有电梯,那么高的楼层简直就是有家难归,有班难上。于是,电梯就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运输工具。可以说,没有电梯,整个城市就会瘫痪。在商场、医院等高层建筑,其电梯犹如运输公司的客车、火车一样,分为客梯与货梯,所不同的是运行方向,一个是平面运行(坡道行驶也在此范畴)一个是垂直运行。我去过一家三甲医院,开电梯的姑娘,直接说开几号车,心里颇为亲切,这与我们的驾

驶员介绍“我开的是宇通客车”同出一辙。还是以上海中心大厦为例,其电梯55秒直达119层观光厅,最高速度可达18米/秒,换算时速可达惊人的64.8公里/小时,这比有的城市市区内汽车最高限速还快。未来还会有自悬浮电梯,这也开启了人们对此无尽的想象力。人们追求舒适是无止境的,我所居住的城市有几个高档小区,三层别墅也统一安装了电梯,这种小型电梯更适合于年老体弱的人群。

就目前而言,还没有权威部门统计上下班、逛商场、去医院等高层建筑,有多少人乘坐电梯,但毫无疑问这将是一个惊人的庞大群体,甚至是数十亿计数的。仅仅是人们在免费享受电梯带来便利的同时,无意中忽略罢了,就像人们在通畅的呼吸空气时,没人觉得它珍贵,甚至觉得是天经地义,理所当然。

柒

幼年时就有探索海洋的梦想,直到多年前到澳大利亚的大堡礁玩了一把潜水,算是完成了深入海洋、了解海洋的初次探试。但我国“蛟龙”号载人潜水器下潜,进行科学实验,让我大开眼界。载人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为7000余米,即使把世界之最——珠穆朗玛峰塞入海中,也仅仅能冒出个山头来。在我看来,“蛟龙”号载人潜水器,就是一种复杂程度大、承受压力大、挑战性与危险性极强的载人运输工具,作为我国探索海洋的“大国重器”,通过数百次下潜任务,不仅验证了国产技术的可靠性,更在资源勘探、生物研究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,标志着我国深海科技已跻身世界前列。我则是侧重于一种载人潜水工具来理解和赏析的,心里会更亲切一些。

捌

伟人毛泽东在《水调歌头·重上井冈山》中写下了“可上九天揽月,可下五洋捉鳖”的豪迈词句。回望六十年来,随着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,人类正在大踏步地实现这一目标,甚至探索更深奥的宇宙之谜。半个世纪前,阿波罗号飞船成功载人登月,展示着“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,却是人类的一大步”的宏伟气魄。我国载人航天事业也得以快速发展。二十多年来,我国共执行了14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,总计有24名航天员进入太空38人次,已跻身世界前列。

近闻美国科学家埃隆·马斯克及公司SpaceX的火星探索计划,设定目标在未来10—20年内实现人类火星移民,最终建立自给自足的火星城市。这真是令人惊叹、惊悚的宏伟计划。只有我们想不到,没有

科学家做不到。现代运输工具的更迭、创新、发展,变得一切皆有可能。突然回想起五十多年前,曾在黄河道旧渡口任老艄公的老卜师傅说的那件事:上世纪六十年代,黄河沿岸惠民(现滨州)段没有桥梁,主要渡河方式是靠滚装船轮渡。每年黄河凌汛期,滚装船就停摆了。春节期间,黄河两岸走亲访友的人们都肩扛扁担,小心翼翼地从冰面上走过。这时候的扁担是一种辅助交通用具,以防冰裂落水。

从肩扛扁担渡河,到火箭载人拟飞往火星,这才几十年的光景,谁还敢想象一百年后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?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运输工具的更新换代,一日千里,让我目不暇接。心中生出无限感慨,感叹我这个“老运输”落伍了,却似乎心有不甘,难道仅仅是我落伍了?不全是,而是这个世界发展得太快了!